

谢鹏程是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他14岁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少年班，20岁保研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。如今22岁的他，正在袁亚湘院士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。一改大家对“学霸”不善言辞的印象，谢鹏程将自己的学习经历娓娓道来，揭开了超常儿童的神秘“面纱”。

少年班给予了我追求极致的勇气

文 | 陈璠 口述 | 谢鹏程

初二那年，我第一次从新闻上了解到少年班，当时就很心动。初三参加少年考试时，纵然只录取率非常低，我依然信心满满地进行了尝试。一方面，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珍贵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父母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让我极为安心。事实证明，平稳的心态对于考试非常重要，我幸运地通过了少年班考试。

在少年班学习的六年，是一段美妙的旅程。西交大的少年班是“一考免三考（中考、高考、研究生考试）”，没有升学的压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处在一个完全轻松的环境中。少年班的压力往往来自班级内部，同学之间的相互比较是不可避免的，比如考试成绩、比赛名次等。而我，更喜欢与自己比。每次考试，我心中会有一个分数底线，如果我觉得应该拿到95分，但只拿到了90分，那就难免产生失落情绪甚至怀疑自己。好在懂得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的道理，消极情绪并不会伴随我太长时间，我会采用向老师、家长、同学倾诉的方式，或者听一些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鼓舞自己，将沮丧的心情一扫而光。

有人说，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美的。我认为，这句话中的“高考”其实并不是某一次考试，而是指整个高中时代，所以我的遗憾也并不在于没有参与过大型高中考试。不过，偶尔也会想象：如果我选择了普通的教育模式，一路经历中考、高考……我现在会是什么样的状态？人生有太多的可能性，我们无法一一试验，我也始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我曾经和父母说，“将来只要我的孩子能够通过考试，我一定支持他进入少年班”。

少年班拥有一个极其纯净的学习环境，老师在环

境打造上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课堂上，老师十分尊重我们的想法与需求，他们不会研究题目有多少种变形方式，而是带我们探究题目深层次的奥秘，从而增强我们的探究意识，或者分享最前沿的理论，拓宽我们的视野。因为年纪比较小，老师的爱从课堂一直延伸到生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有一位12岁的同学不会洗衣服，班主任和辅导老师不遗余力地指导他，甚至细心到帮助他洗袜子，这使我感到非常温暖。

除了教师的关爱，班集体的凝聚力也是我努力学习的重要推力。大一到大四期间，少年班学生会逐渐融入普通学生课堂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——教室前两排的学生一定来自少年班。可能是因为接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，也可能是因为长久生活在纯净的探究环境之中，又或者是超常儿童“光环”给予的驱动力，让我们拥有一种科研使命感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自进入少年班起，成为科学家的欲望就非常强烈。少年班的教学模式、教学内容、学习环境……无一不在小心翼翼地维护我的信心、呵护我的心灵，让我心无旁骛地追求梦想，给予我追求极致的勇气。当思考与创新成为一种习惯，做科研便成为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，而这正是少年班送给我的珍贵礼物。

人生就是一场长跑，讲究的是持之以恒。其实，从我迈入西交大那一天起，超常儿童这个头衔已经成为历史。我感谢过去的智商优势让我进入少年班，度过了别样精彩的少年时代，我很幸运能够一直在兴趣的指引下学习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智商不是全部，专业化探究也不能止步于表层兴趣，若想保持优秀，我更期待未来加倍努力的自己。🏠